

西山先生眞文忠公讀書記

二十四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讀書記

甲集三十六

張子曰五緯五行之精氣也

所以知者以天之星辰及獨此五星以

色言之文有驗以心取之亦有此說○按漢天文志歲星曰東方春木以於人五當仁也五事貌也○火感曰南方夏火禮也○星曰中央土夏上信也○思心也○仁善禮智以信為主貌言視聽以心為主故曰四星皆矣填星乃為之動

地純陰凝聚於中天浮陽轉旋於外此天地之常體也常星不動純繫於天與浮陽運旋而不窮者也日月五星逆天而行并包乎地者也地在氣中雖順天左旋其所

大ニラ三十九

甲三十六

一

仲

繫辰象隨之稍遲則反從而右爾間有緩速不齊者七政性殊也月陰精反乎陽者也故其右行最速日為陽精然其質本陰故其右行雖緩亦不純繫乎天如常星不動金水附日前後進退而行者其理精深存乎物感可知矣填星地類然根本五行雖其行最緩亦不純繫乎地也火者亦陰質為陽萃焉然其氣比日而微故其遲倍日惟木九歲一衰故歲歷一辰辰者日月

一交之次有歲之象也

天二曰正家山此段說日月五星甚密

天左旋此直至粗之論耳不考日月出沒常星昏曉之變愚謂在天而運者惟七曜而已常星所以為晝夜者直以地氣乘機左旋於中故使恒星河漢因北為南日月因天隱見太虛無體則無以驗其運動於外也

日質本陰月質本陽故於朔望之際精魄反交則光為之食

大三四十一小二十七

犯甲三十六

二

明

虧盈法月於人為近日遠在外故月受日光常在於外人視其終初如鈎之曲及其中天也如半璧然此虧盈之驗也

月所位者陽故受日之光不受日之精相望中弦則光為之蝕精之不可以二也日月雖以形相物考其道則有施受健順之差焉星月金水受光於火日陰受而陽施也

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各得其所安故曰

月之形萬古不變

日月得天得自然之理也非蒼蒼之形也
朱子曰星亦受日之光凡天地之光皆日也

太一如人主北極如帝都

問上蔡謂北極為天之機也以其居中故

謂之北極以其周建於十二辰之舍故謂之北辰不知然否曰以其居中不動衆星環向為于推軸天形如鷄子旋轉極如一物橫一且在中兩頭秤定一頭在地上是為北極一頭在南下是為南極又問太乙曰太一是帝座即北極也以星辰位言之謂之太乙以其居之處言之謂也北極云云

緯星陰中之陽經星陽中之陰

蓋五星皆是地上木火土金水

卷之三十八

太乙甲三十六

三

尹

之氣上結而成却受日光經星却是陽氣之餘疑結者但經星則閃爍開闔其光不定緯星則不然縱有芒角其本體之光亦自不動細視之可見

右論日月星辰

按張子曰日月星辰之事聖人不言必是子輩皆

已理會得更不須言也以張子之說推之則日月星辰之事亦孝者所當講也然今所載止取聖賢之言庶知其大槩而已若史志所書曆家所算皆當別焉非此所能該也

易震為雷巽為風坎為水離為電

按諸卦有坎者或為

雲或為雨

記月令仲春是月也雷乃發聲始電蟄虫

咸動啓戶始出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

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

備必有凶災

鄭氏曰主戒婦人有娠首也容止謂動靜正義曰雷是陽氣之聲將之與陰相衝蔡

邕云季冬雷在地下則雉應而雉孟春動於地之上則蟄虫應而振出至此非而動於六之下其聲發揚以雷出有漸故云乃

云始電者電是陽光陽微則光不見此月陽氣漸升以擊於陰其光乃見故云始電○蔡氏云迅雷風烈孔子必變玉藻曰迅

雷其雨則必變雖夜必具衣服冠而坐所以畏天威也小人不畏天威懶慢褻瀆或至夫婦交接君子制法不可拍片言之故

二五二三五

五己甲三十六

四

尹

曰有不戒其容止者言止時夫婦交接生子支體性情必不備其父母必有災

仲秋是月也雷

乃收聲蟄蟲坯戶

雷始收聲在地中動內物也正義曰知動內物者以雷是陽氣主於

動不惟地中潛伏而已至十一月一陽初生震下坤復卦用事震為動坤為地是動於地下是終此月為始故云動內物也

仲尼問居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

無非教也地載神氣沖氣風霆風霆流形

庶物露生無非教也

正義曰神氣謂神妙之氣於也言神氣者氣從地出又風者於

土雷出於地故神氣風雷偏屬於地

程子曰電者陰陽相軋雷者陰陽相擊也

軋者如石相磨而火光出者電便有雷擊

者是也 未句疑 有誤字

雷風二物相益者也風烈則雷迅雷激則風怒兩相助益所以為益

霜露星之氣異乎雨雪又曰霜與露不同

霜金器星月之氣露亦星月之氣 看感得其氣即為霜

如言露結為霜非也宋子曰霜只有露結成雪只是雨結成古人云露是星月之氣不然今高山頂止金晴亦無露露只是自下蒸上人言極西高山上亦无雨雪或問高山无霜露其理如何曰上面氣漸清風漸緊虽微有霧氣便吹散了所以不結若雪只是雨遇寒而嚴疑故高寒处雪先消

電者陰陽相搏之氣蓋沴氣也聖人在上

六十三 甲三十六 五 明

無電雖有不為災 按立氏昭四年王正月大雨電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電可禦乎對曰

聖人在上无電虽有不為災鄭氏曰雨水陽也雪電陰也雨水而伏陰薄之則凝而為電兩雪而愆陽薄之則合而為霰故

程子云沴氣也

霹靂天地之怒氣也 問人有不善霹靂震死是人懷不善之心聞霹靂震懼而死否

曰是雷電之也問有使之者否曰人之作惡與天地之惡氣相擊遂以震死云云如人之怒固自有正然怒時必為之作惡是怒亦惡氣也怒氣與惡氣相感故曰雷所擊處必有火何也雷自有火動極陽生自然之理

易言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自西則陰先唱

也故雲雖密而不雨 長安西風而雨終未記此理須是自東自北而風則雨自雨自

西則不雨何者東北屬陽唱而陰和故雨西南陰也陰唱則陽不和故不雨

龍陰物也出則濕氣蒸然自出龍之興雲

不足性雲從龍風從虎云云如濕物在日中氣亦自出

虎行變則風自生

邵子曰陽得陰而為雨陰得陽而為風剛

得柔而為雲柔得剛而為雷無陰則不能

為雨無為則不能為雷雨柔也而屬陰陰

不能獨立故待陽而後與雷剛也而屬陽體

體不能自用必待陽而後發也張氏曰陽唱而

雨陰格而陽薄則散而為風剛唱而柔從則流而為雲柔蓄而剛動則激而成雷客主後先陰陽逆順不同也風雨自天而降

小令九

甲集之北六

六

仲

故言陰陽雲雷自地而升故言柔剛天陽也陽必資陰故無陰

則不能為雨陽得陰然後聚而成躰也地陰也陰必資陽故無

陽則不能為雷陰得陽然後發而成聲也此言陰陽之相資也

雨之刑柔也屬陰者本乎天之氣也陰不能獨立待陽而後與

者天之陰資乎天之陽也雷之聲剛也屬躰者出乎地之形也

躰不能自用必待陽而後發者地之陰資乎地之陽也大抵陰

陽匹敵雖曰相資然陰無能為必待陽而後有為君臣父子夫

婦之義也陽來則生陽去則死天地間所主者一陽而已是故

陽一而陰二陽尊而陰卑別而言之則天為陽地為陰合而言

之則天有陰陽地亦有陰陽陰陽氣也剛柔形也既以陰陽言

天則必以剛柔言地然地有柔剛天亦有柔剛所以先生之言

錯綜而用之也風氣也藉乎陽雨刑也麗乎陰雲象也近乎形

雷聲也近乎氣氣皆可以言大形皆可以言地自其始而言則

風雨為陰陽雲雷為柔剛要其終而言則雲雷亦得言陰陽風

雨亦得言柔剛或由天而地或由地

而天蓋以天地相交上下同用也

雲行雨施電發雷震亦各從其類也張氏曰

陰陽和

雷者者陽也而陰從之激者陽盛而陰制之也

吹噴吁呵呼風雨雲霧雷言相類也

張氏曰

噴為雨吁為雲呵為霧呼為雷此人與天地相類者也然所以不相類者人有心而天無心其裁成輔相則天有賴乎人及其機巧詐辯則人不若天矣

有雷則有電有電則有風雨生於水露生

於土雷生於石雷生於火電與風同為陽

之極故有電必有風

張氏曰雷者震之氣也電者離之氣也風者巽之氣也陽

為重陰所制怒氣發而為雷怒而極動而為風陰已不能制矣散而為風則反制陰也故風與雷皆為陽之極兩者水之氣蒸則為雲疑則為露霧者土之氣升則為雲霧結則為霜雷出於石雷生於火有雷則為雷火山出於石也

甲之三十大

七

木之堅非雷不能震草之柔非露不能潤

張氏曰木者地之剛雷亦地之剛草者地之柔露亦地之柔剛能加制柔能相益

張子曰陰性凝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

散之其勢均散陽為陰累則相持為雨而

降陰為陽得則飄揚為雲而升故雲物班

布太虛者陰為風驅餘聚而未散者也凡

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

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

風其聚有遠近虛實故雷風有大小暴緩

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疾

氣暄霧陰棠散綏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

暑正朱子曰橫渠此論極分曉陽為陰累則相持為雨而降

重故陽氣為陰氣壓墜而下也陰為陽得則飄揚為雲而升陰

氣正升忽遇陽氣則助之飛騰而上為雲也陰氣凝聚陽在內

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陽氣伏於陰氣之內不得出故爆

開而為雷也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陰氣凝結

於內陽氣欲入不得則旋繞其外不已而為風至吹散陰氣乃

已也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疾氣暄霧陰氣飛

電之類暄霧陰氣皆陰風邪惡不正之氣所以電水穢濁

或青黑也○又按隋文帝欲六月殺人大理少卿趙綽爭之帝

曰六月豈無雷霆我則天而行何不可之有胡氏曰兩霆猶人

君之雷霆雷霆猶人君號令生成萬物之時固有雷霆而雷霆

不嘗殺物隋文帝則雷霆而棄怒殺人其違天多矣或問雷霆

何為而然者有形耶有祥耶曰古人未之言也然先達大儒亦

嘗明其理矣蓋天地之間無非陰陽聚散開闢之所為也可以

神言不可以形論非如思與端所謂龍車石斧鬼鼓火鞭性誕之

難信也故其言曰陰氣凝聚陽在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

甲之三十一

八

陽氣奮擊欲出之勢也電緩小則震亦緩小電迅大則震亦迅
大震電交至則必有雨雲而不電電而不震則死雨田陰氣凝
聚之有疎緩迅密也曰世人所得雷斧者何物也曰此猶星隕
而為石也本乎天者氣而非形偶墮于地則成形矣然而不盡
然也曰雷之破山壞廟其樹殺人者何也曰先儒以為陰陽之
怒氣也氣鬱而怒方爾奮擊偶或值之則遭震矣然而不盡然
也曰電之閃爍倏疾如金也飛騰之狀何謂也曰光之發也惟
光爾適映雲際則如是不當乎雲之際而在同雲之中則無是
矣凡天地造化之迹苟不以理推必入于幻怪
鴻証之說而終不能明也君子窮理之為要也

天象者陽中之陰風霆者陰中之陽

雷霆感動雖速然其所由來亦漸

蟬蛭者陰氣薄而日氣見也有二日其全見者是陰氣薄處不全

見者是陰氣厚處

朱子曰雪花所以必出者陰數天地自

然之數也太陰玄精石亦六稜

龍水物也其出與陽氣交蒸故能成雨然

兩者陰陽之氣蒸鬱而成非必龍之為也

問龍行雨之說曰三云云

密雲不雨尚往也蓋止下氣上升故未能

雨必是上氣蔽蓋無發洩處方能有雨又曰如甕有蓋其氣鬱蒸而江下則為雨甕不蓋其氣散而不收則為霧

甲之三十六 九

風與天相似旋轉未嘗息也今此處無風蓋或旋在那邊或旋在

上面都不可知如夏多南風冬多北風蓋亦可見

雷者氣鬱積之極而迸散者也如今之爆杖

雪非能為豐年其所以然者以其凝結陽

氣在地至來歲發達而生長萬物故也

雨與露不同雨氣昏而露氣清也露與霧

不同露氣肅而霧氣昏也

露之結為霜然露滋物而霜殺物愚按露未凝則陽也

故生凝則陰矣故殺

右論雷霆風雨之屬

卷之六

十一

大禹謨帝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

龜筮協從葉氏曰卜筮以稽疑而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此所謂无天而天弗

加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按六經之言鬼神始於此其言最宜深味○又益贊禹曰至誠感神矧茲有苗孔氏曰

什也恐未然蘇氏曰以感物曰誠似得其指

訓曰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灾

濟川鬼神亦莫不寧又太甲曰先王顧諟

人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又申誥于王曰

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

金縢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

甲之三十一

三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

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墀為壇於南方北

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大王王季文

二蘇氏曰二公欲卜於廟周公曰未可以憂我先王周公欲自以身禱之故以此言拒二公也○或問周公之金縢不

字○程子曰周公誠心欲代其兄豈問命耶又曰至誠可以化○呂氏曰周公之卜但自為其禮二公之卜乃動朝廷

如王與大夫盡弁之類先王之心豈不戚哉○蔡氏曰周

二公之卜而乃自以為功者蓋二公不過卜武王之安否

而周公愛兄之切危國之至忠誠懇懇於祖父之前如下文

云者有不得盡焉此其所以自以為功也又二公穆卜則必

宗廟用朝廷之禮如此則上下喧騰而人心史乃冊

惟爾元孫其邁屬虐疾若爾三王是

讀書紀田卅六

十二

孔氏曰晉因也以三王之龜卜一揲因而吉三兆既司吉開蓋見占兆書乃亦并是言公視兆曰如此體兆王其無害言必愈○唐孔氏曰周禮大小三兆之下云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占兆之書則彼頌是也周禮占人凡卜筮君曰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折鄭氏以周公曰體為證謂尊者視兆象而已早者以次詳其餘但周公汲汲欲王之愈必當親視灼龜省繇不惟占體而已○張氏曰周公為武王故占體非僭也○蘇與詩蘇先谷言之蘇同○呂氏曰古者敬神凡卜筮之物皆不敢廢蘇則藏之非周公特留為後來自解之計也○蔡氏曰言王疾其無所害我新授三王之命而求終是國矣茲假侯者即上文所謂歸侯也一人武王也言三王非念我武王使之安也

呂刑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唐孔氏曰楚語

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何也若無我民將登天平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家為巫史民神同位禍災荐臻顛帝受之乃使南王重司天少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其舊無侵瀆是謂

七記甲三十六

十三

絕地天通其後二苗後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與之堯典云乃命羲和即所謂育重黎之後也故知重即羲和即和楚語司天屬神司地屬民今神與天在上民與地在下定上下之分使民神不雜則祭享有度災厲不生○蘇氏曰魏之亡也有神降于莘即此類○劉氏曰人者天地之心也人道治則天地通其位清濁安其常陰陽辨其序人道不治則上下交亂矣其名雖不變其體雖不雜其氣雖不改然其政擾矣故古之治天下者必有神明之官以序天地凡親上者本乎天者也親下者本乎地者也是以神之事皆屬天民之事皆屬地母以民亂神母以神惑民則天地之道得矣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卿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士一天子有禘有祫有享有薦諸侯祫而不禘卿大夫享而不祫庶人薦而不享故貴賤有禮上下有等而不相逾今庶人而得祭天地與山川祀非其鬼男不耕女不蠶而相隨以事神為俗無父子之親無君臣之節下者乃為巫祝略計天下常百萬八可謂治民乎○楊氏曰分北三苗在舜時皇帝乃舜也○張氏曰傳曰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三苗之俗以詛盟為事是聽命於神也蓋人將假此以作亂如漢末張角謀叛一日同起者

之可想乎昧者不知天於是事人鬼之心而億度之浸淫於黃老浮屠氏虛荒誕幻之說謂天之上又有天焉其多至於三一有三而宮室侍衛不服皆擬諸人主所用而加以宏闊勝麗之致於是人王之侈肆迷謬者謂已玄聖與天神接或聆其語言或親其儀觀或受其詔信符契則又大興土木崇飾棟宇偶而事之周遍四海謂以神道設教而愚黔首莫不因方士黃鉞誦張侈其心意而至此也夫子而不知父不足以爲子帝王繼天而爲之子可以不知天乎知天然後能繼天而居其位故成湯放夏桀之罪曰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天子而矯命猶人臣而矯詔也可正故勿魏不恤民力固東山之高又崇臺萬後焉天也者方高方遠無所至極而其神終不得而見也委謙之無足云者崔浩自謂智如子房而稽古過之其所聽信而敬從者乃爾豈不貽笑後出生哉按胡氏之論大槩得之然周禮天神地示之名皆以理言未可嘗其非也張子說見後

春秋傳莊三十二年秋七月有神降于莘
惠王問諸內史過曰是何故也對曰國之

卷六二
小三九

甲之卅六

十五

仲

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
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
商周皆有之王曰若之何對曰以其物享
焉其至之日亦其物也

青以此類祭之

王從之內史過往聞號請命反曰號

杜氏曰享祭也若以甲乙日至祭先脾玉用蒼服上

必亡矣虜而聽於神神居莘六月號公使
祝應宗區史囂享焉神賜之土田

祝大祝宗宗人史大

史應區囂皆名

史囂曰號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

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

依人而行唯德是與號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

○鄭人刺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

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

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

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

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日

子產立公孫及良止以撫之乃止洩子孔之

年鄭殺子孔良上伯有子也立以為大夫使有宗廟子大叔問其故子產曰

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及子產

田老三十六

十六

卷

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

產曰能人生始化為魄既生魄陽曰魂用

物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

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厲

况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

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矣鄭雖無腆抑諺

曰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

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

強死能為鬼不亦宜乎程子曰伯有為厲事別是一聖朱子曰謂非死生之

常理也又曰左傳說解先魂而有蓋以付形之初言之必先
此卦象方有陽氣來附它又曰伊川云云蓋其人氣未當盡
強死自是能為厲子產為之立後便有所歸遂不為厲亦可謂
知鬼神之情狀矣又曰子產此語窮理然精又問伊川云云
亦自有這般底然亦是不得其死故氣未散以之亦不能不
如漳州近年有婦殺夫密埋之後為祟事纔發覺當時便不為

心之精爽是謂魂魄

見前心篇

易大傳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

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

狀程子曰世言鬼神之事雖知其無然不能無疑懼何也曰此只是自疑尔曰如何可以曉悟其理曰理會得精氣為

物遊魂為變與原始反終之說便能知也須是於原字上用工夫或曰游魂為變是變化之變否曰既是變則存者亡聖者腐更無物也鬼神之遊只恁說與賢雖會得亦信不過須是自得也又問易言知鬼神情狀果有情狀否曰有之又曰既有情狀

甲二十六

十七

林

必有鬼神矣曰易說鬼神便是造化○朱子曰原者推之於前反者要之於後陰精陽氣聚而成物神之神也魂游魄降散而為變鬼之歸也問鬼神生死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便是生死此理便在氣上否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雖是一齊都有必竟屬陰知覺運動陽之為也骨肉毛血陰之為也氣曰魂體曰魄又曰精氣為物是合精與氣而成物氣死而精魄也變則是魂魄相離雖獨說遊魂而不言魄而離魂之意自可見矣問云云曰此是一箇合一箇離精氣合則魂魄凝結而為物離則陽已散而陰无所歸故為變精陰也氣陽也問丑子解遊魂一句為鬼神如何曰此只是聚散聚而為物者神也散而為變者鬼也鬼神便有陰陽之分橫渠說精氣自無而有遊魂自有而無其說亦分曉然精氣陰氣屬陽又自有精氣陰道理因言魂魄鬼神之說曰只今生人便自一半是神一半是鬼但未死以前則神為王已死之後則鬼為主○蔡氏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下可得而測也以其聚而為物觀之則神之情狀可知以其游而為變者觀之則鬼之情狀可知○愚按世俗於始終聚散之理

及佛氏輪迴之說頗有疑焉今以諸老生言論附于此程子
曰至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為方伸之氣又謂大
地間如大洪鑪何物銷鍊不尽此於聚散之常理既及之矣然
其散也有緩有速故致堂胡氏曰燭火一噓即滅慧火經風乃
滅咸陽宮殿火三月乃滅即其此也此於子產論伯有相符而
未子謂人死終歸於散然亦未便散及故祭祀有感格之理然
已散者不可復聚釋氏却謂人死為鬼鬼復為人如此則天地
間常只是許多來去更不由造化生生必无是理也又曰
氣必必散人談神仙一代說一項妄世說安期生其後不復說
唐以來說鍾呂今又不復說看將來他亦只是養得分外壽考
終又亦不能不散開祀祀魂氣歸于天寺橫渠形質反原之說
如何曰魂氣歸于天是消散了正如火煙騰上有散而已論理
大槩是如此然亦有死而未遽散者亦有冤恨而未散者然亦
不皆如此問下武詩三后在大先生傳云在天言其既沒而其
精神上合於天是如何曰便是又有此理問恐只是此理上合
於天耳曰既有此理便有此氣或曰聖人稟得清明純粹之氣
又能全而不失故其沒也其氣上合于天曰也是如此這又微
難說要人自看得世間道理有正當易見者又有變化无常
小八〇七十一

讀甲二十六

十八

不可窺測者如此看方法合數論而觀之則聚散之理其槩可
推矣又鮑若兩問佛氏輪迴之說凡為善者死則復生為善人
為惡者死則變為禽獸之類切恐有此理何則凡稟冲氣以生
者未始不同聖人先得人之所同者而踐履之故能保合大和
至死其氣冥會於中和之所造化之中自然有復生為人之理
惡者平居作惡而冲氣已喪至死其氣則會于謬矣之所造化
之中自然有為禽獸之理故曰恐有此理也程子答曰未知生
焉知死知生則知死矣知原始則能要終矣而胡氏於隋皇素
主不願復生帝王家其辨論甚詳大畧謂佛之言曰衆生各因
淫欲而正性命使世人皆離此以證无生其不能然則愛為根
本死於此生於彼或人而為畜畜而為人輪轉相續无有窮已
故人貴修行精練不殺禽獸免於報身隨念之善即生樂如欲驗
其不然者請有以質之曰毛麟介壽天喘而肖翹之物在天地
間抑有定數乎抑无定數乎若无定數則安知人死為畜畜死
為人也若有定數則自古及今人與禽獸相為死生不過此數
以大較論之人殺禽獸不可少為矣禽獸能殺人者无幾矣是
當禽獸日加多充滿于牢內人日加少遂至於无人然後以報
復之事信矣而有不然者太平之際人得其食海內之戶以千

萬計于時動物亦不可勝用上下給足若禽獸為人則禽獸宜
凋耗而反加繁多喪亂之後人失其養或至千里八煙絕于
時厥類亦不能獨茂求之難致若人為禽獸則禽獸宜繁多而
反以凋耗此以目觀實事而曾之者一也人之衆也氣不虧形
識知固在也而不能不寒之乎自其寐也其將寐也雖大聖
人亦不能事然如寐與寤之分際也死之異於寐之以不語之
時或平之或騰之望然而覺也死則不能矣呼之謂之醒然而
覺然其寐之與之則昧冥莫與死者無異又况於氣既離形
如光之說火知飄浪不可復得也曰我一月一念由言所造故
似然隨善惡所感而有所為也此又以聖散言進而贊之者
二也蓋理是以思之則輪轉之有無亦可議矣或曰自實謂
亦則莊子論真腐神奇之云言人死則與朽壤之類等耳而宋
子則曰死則氣散滅然無迹是其常也而有說云是偶然聚得
不散久主氣有那生氣亦能再生然非其常也問人死為禽獸
恐無此理然嘗見永春人家生一耳上有猪毛猪皮者何也曰
此不足怪但是稟得猪氣耳此
又輪迴之辨也學者其致思焉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動萬物者莫
疾乎雷撓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
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於澤潤萬物者莫
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於艮故水
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
化成萬物也

朱子曰神者妙萬物而言者也盈天地之
間皆神人曰神是理之發用而隨氣以出
入者故易曰云云若將
神字全作氣看則誤矣

論語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

朱子曰非其鬼
謂非其所當祭

之鬼諂求媚也○南軒曰祀典自天子至於庶人各有其分而
不可踰蓋天理也有是理則有鬼神若於非所當祭而祭焉既

亦其理何身之有原其心

之所萌不過為謂而已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

○流氏曰有其誠則有神无其誠则无其神

子不語怪力亂神朱子曰怪異勇力悖乱之事非理

迹雖非不正然非窮理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輕以語人也

○謝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治而不語亂

語人而不語神○南軒曰聖人一語一嘿之間莫不有教存焉

語惟則乱常語力則妨德語乱則害治語神則感聽故聖人之

言未嘗及此虽然就是四者之中鬼神之情狀亦豈不

言之乎特明其理使人求之於心若其事則常言之也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

之誅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

矣朱子曰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迁善以祈

神之佑也无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

无善可迁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或問行

禱五祀者於礼經今子路請之而夫子不從何也曰以理言之

則聖人之言及矣以事言之則禱者臣子至情迫切之所為而非

病者之所与聞也病而与聞乎禱則是不安其死而諂於鬼神

以苟須臾之生君子豈為是哉曰然則聖人之言乃不及此而

直以為无事於禱何也曰是盖有難言者然以理言則既兼率

之矣盖祈禱卜筮之屬皆聖人之所作至於夫子而後教人一

决諸理而不屑屑於冥漠不可知之間其所以建立人極之功

於是為備觀諸易之十翼可以見矣外此則胡氏之說得之胡

氏曰禱難為礼非正礼也而忠臣孝子一至之情有不可廢者

而必於其病要若非其鬼則是誦祀而已又安取福乎子路

所謂上下神示者殆非大夫之所得禱也以此難之後世祀典

之失又豈可勝言哉又曰上下神示与人一理夫子道參天地

誠洞幽顯神无所鬼府无

所存豈疾病而后禱哉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朱子曰問事鬼神蓋求者人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明也然非謙敬足以事人則必下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程子曰晝夜考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警告之也○朱子曰事君親盡誠敬之心即移此心以事鬼神則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人受天所賦自然完具無欠闕須身親這道理無欠闕到那死時乃是生理已盡亦安於死而無愧又曰事人真鬼以心言知生知死以理言又曰事人須是誠敬事鬼亦要如此事人如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事其所當事者事鬼亦然苟非其鬼而事之則誦矣○問云云曰若曰氣聚則生氣散則死才說破人便都理會得然須知道人生有多少道理自稟五常之性以來所以父子有親君臣有義須要一二盡得這生底道理則死底道理皆可矣

甲之三十一

二十一

成

張子所謂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又曰鬼神事自是雜理會底且就自用緊切處做工夫將間自有見處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

朱子曰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可謂知矣○或問鬼神者非祀典之正耶則聖人使人敬之何耶以為祀典之正耶則父使人遠之何也曰聖人所謂鬼神無不正也遠者以其處幽故嚴之而不瀆爾若其非正則聖人豈復謂之鬼神哉在上則明禮以正之在下則守義以絕之固不使人敬而遠之亦不使人惑而慢之也○問敬鬼神而遠之如天地山川之神與夫祖先此固當敬至如世間一種泛然鬼神亦當敬否曰所謂敬鬼神是敬正當忘鬼神而遠之是下可敬瀆不可媚如卜筮用龜此亦不免於滅文仲山節藻粉以藏之便是

禮運夫禮必本於太一分而為天地轉

便是不矣

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

正義曰鬼神謂

生成萬物之鬼神也四時變化坐成萬均皆鬼神之功餘說見前禮篇

樂記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

鄭氏曰助天地成技者也五帝

德說黃帝曰死而冥畏其神百季春秋傳曰昔者故氏九鬼然則聖人之精氣謂之神賢知之精氣謂之鬼。正義曰易繫辭云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注且精氣謂七八遊魂謂九六遊魂謂之鬼物終所歸精氣謂之神物三才信也言水火之神生物東商金水之鬼終物四比又云繫辭鬼神謂十八九六自然之鬼神又聖人賢人鬼神與自然端神俱能助天地而成物故鄭氏援引之也。程子曰鬼神只是其一箇造化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誠之以雷震為之以風雨是也。問漢時巫覡康成注二禮但云鬼神是氣至佛入中國人鬼始亂朱子曰然。人皆鬼神之會已見性命篇

中庸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程子曰鬼神二氣之

大九四小五、四五

甲之三十六

二十二

良能也。朱子曰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其實一物而已為德猶言性情功效以二氣言則陰為鬼陽為神以一氣言則方伸之氣亦有伸有屈其方伸者神之伸其既屈者神之鬼既屈之天地人物皆然不離此氣之往來屈伸合散而已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之氣之所為是為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也使天下之

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

如在其左右

齊之為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明無素也洋洋流動充滿之意能使人畏

敬奉承而發身昭著如此凡其飾物而不可遺之驗也孔子曰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君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正謂此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大詩

夫微之顯誠

於此如此夫誠者其貫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非實者

何曰鬼神之意孔子所以告宰予者見於祭義之篇其說已詳

而鄭氏釋之亦已明矣其以口鼻之虛設者為魂耳目之情明

者為魄蓋指血氣之類以明之程子張子更以陰陽造化為說

則其意又廣而天地萬物之屈伸往來皆在其中矣蓋陽意為

神陰意為鬼是以其在人也陰陽合則魄凝魂聚而有生陰陽

判則魂升魄降為鬼而死矣易大傳所謂精氣為物遊魂

為變故知鬼神之情狀者正以明此而書所謂祖考者亦以其

升降為言耳若又以其往來者言之則來者方伸而為神往者

既屈而為鬼蓋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陽主伸陰主屈而錯

綜以言亦各得其義焉學者熟玩而精察之如謝氏所謂做題

目入思議者則庶乎有以識之矣曰子之以幹車明體物何也

曰天下之物莫非鬼神之所為也故鬼神為物之體而物無不

待是而有者然曰為物之體則物先乎氣必曰體物然後見其

氣先乎物而言順耳幹猶木之有幹必先有此而後枝葉有所

用之三十一

三十一

附而生焉貞之幹事亦猶是也。問體物而不可遺是有此物便

有鬼神凡天下萬物萬事皆不能外夫鬼神否曰不是有此物便

此鬼神乃是有此鬼神方有此物及至有此物又不能遺夫鬼神也

體物而不可遺用機轉看將鬼神做主將物做賓方看得出是

鬼神去體那物鬼神却是主也前輩以體察之體言者非問中

庸初說體物云云只是就陰陽上說末後又却以祭祀言之是

如何曰此是就其親切著見者言之也若不如此說人必將風

雷山澤做一般鬼神看將廟中祭享者又做一般鬼神看故即

其親切著見者言之欲人會之為一也問章句云性情功效性

情乃鬼神之情狀不審所謂功效者何謂曰能使天下之人齊

心盛服以承祭祀便是功效又曰二氣之分即一氣之運所謂

一氣一神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者也在人者以分

之氣精思陰而氣為陽故魂為鬼而魄為伸以運言之則消為

聚亦息為陽故伸為神而歸為鬼然魂性動故當其伸時非無

也而必以鬼為主魄性靜故方其歸也非無魂也而必以魂

為主則亦初無二理矣。問或問中取鄭氏說云口鼻

耳目之精明者為魂先王謂此蓋指血氣之

以氣言耳目之精明以血言耳目之精明

也耳之精明何故以血而言曰醫家以耳為目精血盛則聰
精血耗則耳聾矣問祭天地山川而用牲幣酒醴者只是表
吾心之誠耶抑真有氣來格也曰若道無神來享一時自家祭其
底肅然在上令人拳拳敬畏其甚物若謂其有靈中風馬神從
而來則又謔矣

祭義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
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

合鬼神教之至也鄭氏曰氣謂呼吸出入者也耳目

之教致之也○正義曰氣也者神之盛也者言神是入生存之
氣氣者是人之盛極也魄也者鬼之盛也者言人之形魄者鬼
之盛極也合鬼神教之至也者言人死神上於天鬼降於地
聖王合此鬼神以祭之是聖王設教致其如此也○疏曰氣謂
呼吸出入也者謂氣在口呼吸出入此氣之體無性識也但性
識依氣而生有氣則有識無氣則無識則識從氣生耳目之聰

甲三十六

二十四

明也魄者魄體也若無耳目形體不得為聰明合鬼神而祭之
聖人之教致之者人之死其神與形體分散別聖人以生存
之時神形相合今虫身死聚合鬼神似若主人而祭之是聖人
設教與致之令其如此○愚按教之至也蓋謂聖人制此禮使
為子孫者知祖考雖死其魂與魄猶可合一盡其精誠以
求之有感格之理其所以教人也至矣不必以全為致也 衆
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

陰為野土陰讀為土言人之骨其氣發揚于上

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
也焄謂香臭也蒿謂氣蒸出兒上言衆生此言百物明其與

形體與氣合其為生其死則形與氣分其氣之精魂發揚升於
上為神靈光明也焄蒿悽愴者言百物之氣或香或臭蒸而上

也其氣高也悽愴者言
之精氣為君也高也

與百物同但信識為多故特謂之神
神之著也者發昭明是人神之顯著

因物之精制為

之極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百眾以畏萬

民以服

明命猶尊名也尊極於鬼神不可復加也黔首謂民也為民立法使民亦事其祖祢鬼神民所畏也

○正義曰因物之精制為之極者言聖人因人與物死之精造為尊極之稱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百眾以畏萬民謂

黔首謂萬民也則法也尊名及萬物之精謂之鬼神以為萬

民法則也百眾以畏萬民以服者百眾謂百官眾庶萬民謂千

下眾民既尊之以鬼神下皆畏敬之故云云也○疏曰鬼神志

是人物之魂魄若直名魂魄其名不尊故尊而名之為鬼神以

加畏敬之也所以名鬼神為極者言物中尊極莫過鬼神言以

外它名不可復加也此經鬼神本民神故下文築為宮室設

宗桃其實此鬼神亦兼山川五祀百物之屬故禮運云列於眾

神注云謂祖廟山川五祀之屬樂記云幽則有鬼神注云助之

地成物者昇百物之魄謂之鬼對則精靈為魂形骸為魄故

七年左傳云人生始化為鬼既生魄陽曰魂是形為魄氣為

若散而言之魄亦性識識實與無異故昭二十五年左傳曰

之情變是謂魂魄又襄二十九年左傳云天奪伯有魄又對而

言之天曰神地曰祗人曰

鬼散而言之通曰鬼神

聖人以是為宗是也祭

為宮室設為宗桃以別親疎遠邇教民及

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眾之服自此故

聽且速也

正義曰古謂先祖遠而祭之是反古也始謂初始父母始生已今追祭祀是復始也

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膻醢以蕭光以報氣也此教眾反始也薦黍稷

蓋肝肺首心鬮以饗無加以鬱鬯以報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

二端謂氣

也更有尊名云鬼神也二禮謂朝事尚薦黍稷也朝事謂薦也
腥時也薦黍稷所謂饋食也糟當為馨燔黍稷馨香醜以蕭光以
社祭脂也光猶氣也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
鬲以俛醴謂雜以兩無醴酒也相受用情謂此以人道祭之也
報氣以氣報魄以實各首其類。正義曰報以二禮者謂報此
氣魄以二種祭禮報氣謂朝踐之節也報魄謂饋熟之節也建
設朝事燔燎糶糶以蕭光以報氣也者此明朝踐報氣之義
也朝事謂早朝祭事燔燎謂取胙管燎於鑪炭糶謂馨香醜以
蕭光醜雜也光謂氣也謂燔管管蕭蕭高是雜以蕭氣此等
三祭是以報氣也薦黍稷者謂饋熟時薦此黍稷羞肝肺首心
者羞進也謂薦黍稷時進肝與肺首與心殷祭以肝周祭以肺
有虞氏以首夏后氏以心皆謂薦黍稷之時兼此物祭也醜以
彼醜者狹醜謂祭黍稷之時兼以兩無醴酒加以鬱鬯者言非
但薦熟是報魄言祭初所加鬱鬯亦是報魄也以醜在地下鬱
鬯灌地雖是祭初亦是報魄不當薦熟之時故云加也以報魄
也者薦黍稷以下皆是報祭形魄之氣教民相愛上下用情者言
此饋熟之時皆以飲食實味徧於燕飲是教民相愛上以恩賜
逮下下受上恩賜故上下用情禮之至也至謂至極也謂報氣

甲集三十六

報魄二禮備足禮之至極也。○首本也報氣以氣者以氣是虛
還以馨香虛氣報之報魄以實者以魄是實還以黍稷實物報
之各本其事類也。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

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以報其親

不敢弗盡也。從事謂脩薦為可以祭者也。○按郊特牲曰

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
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炳蕭合糶糶凡祭慎諸此魂氣歸
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
先求諸陰又曰祭黍稷加時祭齊加明水報陰也取胙管燔燎
升首報陽也正義曰灌用鬯臭者臭謂鬯氣也未殺牲先酌鬯
酒灌地以求神是尚臭也鬱合鬯者鬱鬱金草也鬯謂鬯酒煮
鬱金草和之其氣芬芳調鬯也臭陰達於淵泉者用鬱鬯灌地
是用臭氣求陰達於淵泉也灌以圭璋用玉氣也者以圭璋為
瓚之柄也鬯所以鬯也既灌然後迎牲者先求神後迎牲也
致陰氣也者解所以先灌是求諸陰也先致氣於陰故云致陰

氣也蕭合黍稷者周人後取陽也取蕭草及牲肺膋合黍稷燔之也此謂饋食時也臭陽達於牆屋者謂以蕭合黍稷之臭氣求陽達於牆屋也故既奠然後燔蕭合壇鄉者明土燔蕭之時節也既奠謂薦熟時也於薦熟時祝先酌酒奠於饗奠之南訖尸未入於是又取香蒿染以腸間膋合黍稷燒之於宮中此又求諸陽之義也又禮運曰以嘉魂魄是謂合莫鄭氏曰莫虛無也亦合鬼與神之義故附此○問祭義云云朱子曰神氣屬陽故謂之人精魄屬陰故謂之鬼然方其生也陰之理已附其中矣又曰昭明君高樓倍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如鬼神之露光顯是昭明其氣蒸上顯是君高使人精神竦動處是樓倍如武帝致李夫人其風肅然也是也問草木土石有魄而無魂否曰精氣為物若以精氣言則是有精氣方有魂魄草木土石不可以魂魄論但出底氣便是魂精便是魄譬如燒香煙便是魂葉便是魄魄者魄之光燄魄者魂之根帶又問體魄有分別如耳目是體聰明是魄曰然魂者氣之神魄者體之神淮南子注謂魂陽神也魄陰神也此說好又問人生始化曰魄如何是始化曰是胎中初略成形時又曰夫子嘗宰我鬼神說處甚好人死時魂氣歸于天魄氣歸于地所以古人祭祀瘞以求諸陽進以

甲之三十六

求諸陰問其氣發揚子上云云曰人氣本上騰這下面尽則只管騰上去如火之煙新只則煙騰問終久必消了曰然又曰鬼神不過陰陽消長而已其毒化育風雨晦明皆是在人則精是魄氣是魂精氣聚而為物而無鬼神又曰先儒言口鼻之靈吸為魂耳目之聰明為魄也只說得大槩更有个母子這便是坎離水火煖氣便是魂冷氣便是魄魂便是氣之神魄便是精之神會思量計度底是魂會記當底是魄又曰見於目而明耳而聰者是魄之用老氏曰載營魄營是晶熒之義魄是一個晶光堅凝之物釋氏云地水火風其說曰人之死也風火先散則不能為宗蓋魂先散而魄尚有只是消磨未尽少間自翳之若地水先散而風火尚存則能為宗蓋魂氣猶存兩又曰無魂則魄不能以自存今人多思慮役後魂都與魄相離了老氏便只要守得相合所謂致虛極守靜篤全然守在這處不得動又曰魂散則魄便自沉今人說虎死則眼光落地便是如此又曰甚弘死三年而化為碧此所謂魄也如虎威之類弘以忠死故其氣凝結如此又曰高氏注淮南子曰魂是陽之神魄是陰之神所謂神者以其上乎形氣也人所以生精氣聚也人只稟得許多氣頭有盡時醫家所謂不升也降是也人病將死熱氣上出所謂魂升下

謂漸令所謂讓降也問聖人凡言鬼神皆只是以理之屈伸者
言也者屈也伸者伸也屈者往也伸者來也屈伸往來之謂也
至言鬼神禍福吉凶等事亦只是以理言蓋人與鬼神天地同
此理無有不善人能順理則吉逆理則凶其於禍福亦然此豈
謂天地鬼神一一下降於人哉如書稱天道福善禍淫易言居
神害盈福謙亦只是這意思蓋盈者逆理者也自當時得害謙
者順理者也自應獲福自是道理合如此安有所謂鬼神降之
哉然嘗讀祭義有曰氣曰精曰昭明又似有物何也曰此子所
論是無鬼神也鬼神固是以理言然亦不可謂無氣所以先王
祭祀或以燔燎或以鬱鬯以其有氣故以氣求至如禍福吉凶
之事則子言是也問氣魄曰魄屬鬼氣屬神折木燬土是氣在
間底是魄人之語言動作是氣屬神精血是魄屬鬼按用底皆
屬神是氣定屬陰是魄知識底是神記事底是魄人初生
時氣多魄少後來魄漸盛既老魄又少所以耳聾目昏精力不
強記事不定

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雉物皆

甲三十六

六八

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

之亡其地則不祭正義曰風雨雲霧並益於人故皆曰神而得祭也大凡

生於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

折人死曰鬼此五代之所不變也鄭氏曰折棄也之言

也鬼之言歸也五代謂黃帝堯舜禹湯周○問如名山大川能
與雲致雨何也程子曰是氣蒸成耳又問既有氣莫須有神
否曰只氣便是神也今人不知此理才有水旱便去廟中祈禱
不知雨露從何而出却於廟中求其名山大川能與雲致雨却
不說着却於土木
六身上求之可乎

西山讀書記甲之三十七

程子曰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

又曰鬼神造化之迹也問云云朱子曰風雨霜露四時代謝又問此是迹可得而

見又曰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何也曰說道無又有說道有又無物之生成非鬼神而何然又去那裏見得至於洋洋乎如在其上是有也又曰天地之間只是此一氣耳來者為神往者為鬼譬如一身生者為神死者為鬼問功用妙用口鬼神者有屈伸往來之迹如寒來暑往日往月來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皆鬼神之功用此其可見者也忽然而來忽然而往方如此又如彼使人不可測知此鬼神之妙用也又曰其發見而見於功用者謂之鬼神至於不測者便謂之神所謂神也者妙万物而為言妙處便是神又曰功用是有迹底妙用是無迹底妙用是其所以然者又曰功用兼精粗而言是說造化妙用以其精者言其妙不可測天地間如消底是鬼息底是神生底為神死底為鬼以四時言之春夏便為神秋冬便為鬼又如晝便是神夜

甲卅七

便昇鬼以氣息言之呼是神吸是鬼又曰雨風露雷日月晝夜此鬼神之迹也此是公平正直鬼神若所謂散于梁觸于骨此則不正邪暗或有或無或去或來或聚或散者又曰古之戰場往往有鬼彼皆強死固宜未散問此亦造化之迹乎曰若論正理則如樹上忽生出花葉空中忽然有雷電風雨此便是造化之迹但人所常見故不之怪忽聞鬼嘯見鬼火則便以為怪不知此亦造化之迹但不是正理故以為怪異耳如家語云變虛罔象之屬皆是氣之乘戾雜揉所生亦非理之所無也但既非理之常故謂之怪孔子所以不語也

鬼者往而不反之義

釋氏道家之論鬼神可笑之尤者也道家尤甚以至

說人身上耳目口鼻皆有神

世間有鬼神憑依言語者蓋屢見之未可

全不信此亦有理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已

今之雜信鬼怪異說者止是不先燭理者於事上求之安有盡期亦用力於學而已矣

矣

土地之神社稷而已范文甫將赴河清尉問到官三日例須謁廟如何曰正者謂之

如社稷先聖是也其它古先賢哲亦當謁之又問城隍如何曰城隍不與云云又問惡影奈何曰昔狄仁傑毀江浙間淫祠千七百餘所存惟吳太伯伍子胥耳今人做不得以謂時不同是誠不然只是無狄仁傑耳當時子胥廟存之亦無謂

除神祠然後人為善

甲之三十七

二

邵子曰鬼神無形而有用其情狀可得而知也於用則可見之矣若人之耳目鼻口手足草木之枝葉華實顏色皆鬼神之所為也福善禍淫主之者誰耶聰明正直有之者誰耶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任之者誰耶皆鬼神之情狀也

張氏曰管子云流行於天地之間者謂之鬼神鬼神者太極之英氣正理行乎兩間為天地之用者物氣其狀也理其情也

氣形盛則魂魄盛氣形衰則魂魄亦從而衰矣又曰魂隨氣而變魄隨形而止故形

甲卅七

三

神只是氣出神往來者氣也天地間無非氣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常相接無間斷人自不見人心才動便至於氣便與這鬼神往來者相感通問來而伸者為神往而屈者為鬼凡陰陽魂魄之盛吸皆然不獨死者為鬼生者為神故橫渠云神亦者歸之始歸往者來之終曰然則既屈之中又自有屈伸曰祭祀致得鬼神來格便是就既出之氣又能伸也問魂氣則能屈而伸若魄既死就不能復伸矣曰也能伸蓋來則俱來如祭祀報氣報魄求之四方上下便是皆有感格之理

凡可狀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氣也氣之性本虛而神則神與性乃氣所固有此鬼神所以體物而不可遺也

藍田呂氏曰鬼神者二氣之往來耳物感雖微無不通於二氣故人有是心雖自謂

甲三十七

四

林

隱微心未嘗不動動則固已感於氣矣鬼神安有不見乎

范氏曰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

上蔡謝氏曰動而不已其神乎滯而有迹其鬼乎往來不息者神也摧仆歸根者鬼也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何也人以為神則神以為不神則不神矣知死而致生之不智知死而致死之不仁

聖人所為神明之也

又或問死生之死謝氏曰人死時氣盡也曰有鬼神否曰余嘗

時亦曾問明道先生明道曰待向汝道無來汝怎生信得及待向汝道有來汝但去尋討看此便是答底語○朱子曰鬼神上蔡說得好如曰可者使人格之不使人致死之可者是合當祭如祖宗父母這須着盡誠感格之不要人便做死人看待它不可者使人遠之不使人致生之不可者是不當祭如閑神野鬼便要人遠之不要人做生人看待它我不管它便無了

鬼神天地間之妙用祖考精神即我之精

神

問先王祭享鬼神則甚曰是他意思別三日齋五日戒求諸陰陽四方上下蓋是要集自家精神所以格有廟必於

渙與章言之雖然如是以為有亦不可以為無亦不可這裏有妙理於若有若無之間斷制得去始得曰如此却是鶻突也曰不是鶻突自家要有便有自家要無便無始得鬼神在虛空中辟塞間觸目皆是為它是天地間妙用云云○朱子曰古人到祭祀處便招呼得來問祖先已死以何而來曰只是以我之氣承接其氣便是有來底道理○問人之禱天地山川是以我之

本記甲三十七

五

有感彼之有子孫之祭先祖是以我之有感彼之無先生曰神祇之氣常屈伸而不已人鬼之氣則消散而無餘矣其消散亦有父速之異祭祀之感格或求之陰或求之陽各從其類求則俱來然非有一物積于空虛之中以待子孫之求也但主祭祀者既是它一氣之流轉則盡其誠敬感格之時此氣固寓此也又問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故齋戒祭祀則可以來格若旁親外親之屬則其精神非彼之精神矣豈於此但以感之而不以氣乎先生曰但所祭者其精神竟無不感通蓋本從一源中流出初無間隔雖天地山川鬼神亦然也○人死雖是魂魄各散哭之魄又較定須是招魂來復這魄要它相合聖人教人子孫常常祭祀是要聚得它○問上蔡云云先生曰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便是合有底我若誠則有之不誠則無便是合有底當有合無底當無上蔡而今都說得籠了這合當道合有底從而之則有即合無底自是無了便從而無之今却只說道有便有道無便無則不可問性即是理不可以聚散言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所謂精神竟魄有知有覺者氣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亘古今常存不復有聚散消長也曰只是這个天地陰陽之氣人與物皆得之氣聚則為人散則為鬼然

其氣雖已散這箇陰陽天地之理生生而不窮祖考之精神魂魄雖已散子孫之精神魂魄自相屬故祭祀之禮盡其誠敬便可以致得祖考之魂魄這箇自是難說看既散後一似都無了能盡其誠敬便有感格亦緣是理常只在這裏也又曰人之氣傳於子孫猶木之氣傳於實也此實之傳不泯則其生木雖枯毀無餘而氣之在此固自若也問人之死也不知魂魄便散否曰固是散又問子孫之祭祀却有感格者如何曰畢竟子孫是祖先之氣他氣雖散他根却在這裏盡其誠敬則亦能感召得他氣聚在此如水波樣後水非前水後波非前波然却通只是一水波子孫之氣與祖考之氣亦是如此那箇當下自散了然他根却在這裏根既在此又却能引聚得他那氣在此此事難說只要人自看得問先生答廖子晦書曰氣之既化者既散而無有矣而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也故上蔡謂我之精神即糴之精神蓋謂此也問根於理而日生者浩然而無窮此是說天地氣化之氣否曰此氣只一般周禮所謂天神地示人鬼雖有三樣其實只一般若說有子孫底引得它氣來不成無子孫底他氣便絕他血氣雖不流傳它那今亦自浩然日生無窮如禮書諸侯因國之祭祭其國之無主後者如齊太公

本記甲三十七

六

封於齊便用祭其妻鳩氏季前逢伯陵蒲姑氏之屬蓋他先主此國來禮合祭它然聖人制禮繼其國者則合祭之非在其國者便不當祭便是理合如此道理合如此便有此氣如晉侯夢康叔云相奪予享蓋晉後都帝丘夏后相亦都帝丘則都其國自合當祭不祭者宜其如此又如晉侯夢黃熊入寢門以為蘇之神亦是此類不成說有子孫底方有感格之理便使其無子孫其氣亦未嘗亡也如今祭勾芒他更是遠然既合當祭他便有氣朕在要之通天地人只是這一氣所以說洋洋乎如其上如在其左右虛空偏塞無非此理自要人看得活難以言曉也問鬼神中有謂祖宗是天地間一個統氣因子孫祭享而聚散曰他這說便是上蔡所謂道要有時便有若無時便無是皆由乎人矣鬼神是個有底物事祖宗亦只是同此一氣但有个總腦處子孫這身在祖宗之氣便在此他是有个血脉貫通所以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只為這氣不相關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雖不是我祖宗然天子者天地之主諸侯者山川之主大夫者五祀之主我主得它它氣便總統在我身上便是个相關處問祭古聖賢如何曰聖賢道在萬世功在萬世今行聖賢之道傳聖賢之心便是負荷這物事

此氣便與相通如釋莫列諸多邊且設許多禮儀不是其
謾為之耳○按以上數條互相考推而及於天地山川四時之
祀故附焉

問魂魄陰陽之義朱子曰魂如火魄如水

又問鬼神便是精神魂魄之義曰然且就這一身看自會莫許
有許多聰明知識這是如何得恁地虛空之中忽然有風雨有
雷電這是如何得恁地這知都是陰陽相感都是鬼神看得到此
見這一身只有一个軀殼之在這裏內外無非天地陰陽之氣所
以橫渠云天地之塞吾其體天
地之帥吾其性只是一个道理

古人之心正故其神亦正後世人心不正
故所感無由而正

心之所輻湊便有生氣所以祭神必用血肉者蓋欲藉它之生
氣耳如古人奠廟奠龜之意皆然輔廣曰人心聚處便有神故

讀書記三十七

七

古人郊則天津格廟則人鬼享亦是此理曰固是但云云因言
古人祭山川只是設壇位以行礼祭時便有祭了便無故不變
續後世却先立一个廟日在此所以反致惑亂人心俾求非望
無所不至因言今日淫詞之非禮與釋氏所以能服鬼神之神
類曰人心苟正表裏洞達無纖毫私意可以對越上帝則鬼神
焉得不服故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又曰一心定而鬼神服問
道理有正則有邪有非則有是鬼神之事亦然世間有不正之
鬼神謂其無此理則不可曰老子謂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
若工道脩明則此
等不正之氣銷矣

有此物則有此鬼神蓋莫非陰陽之所為

也問鬼者陰之靈神也者陽之靈司命中靈竈與門行人之所
用者有動有靜有行有止故亦有陰陽鬼神之理古人所

以祀之然亦曰云云五祀之神若細分之則以靈為陽
所行屬陰中靈兼統陰陽就一事之中又自有陰陽也

商軒張氏曰鬼神之說合而言之來而不

測謂之神往而不返謂之鬼分而言之天地山川風雷之屬九氣之可接者皆曰神祖考祀饗於廟曰鬼就人物而言之聚而生爲神散而死爲鬼又就一身上言之魂氣爲神體魄爲鬼九六經所稱蓋不越是數端然一言以蔽之莫非造化之迹而語其德則誠而已昔者季路蓋嘗問事鬼神之說矣夫子之所以告之者將使之致知力行而自得之故示其理而不詳語也至

於後世異說熾行壽張爲幻草莫致詰流俗眩於怪誕怵於恐懼胥靡而從之聖學不明雖襲儒衣冠號爲英才敏識亦往往習熟崇尚而不以爲異至於其說之窮則曰焉知天地間無有是事委諸茫昧而已耳信失事之妄而不察夫理之真於是鬼神之神說淪於空虛而所爲交於幽明者皆失其理禮壞而樂廢人心不正浮僞日滋其間所謂因其說而爲善者亦莫匪私利

之流亂德害教孰此為甚故本朝河南二
程子橫渠張子與學者反復講論而不置
夫豈好辯哉蓋有所不得已也若夫程子
發明感通之妙張子推極聚散之蘊所以
示來世深矣學者誠能致知以窮其理則
不為衆說所啗克己以去其私則不為血
氣所動於其有無是非之故毫分縷析了然
於中各有攸當而不亂然後昔人事鬼神
之精意可得而求德可立而經可正也不
然辯之不明守之不固眩於外而怵於內
一理之蔽則為一事之礙一念之差則為
一物之誘聞見雖多亦鮮不為異說所溺
矣

讀書紀甲三十卷

九

右論鬼神魂魄

